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二十九）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 吴康权

海止夕阳。蒙海龙 作

夕阳像悬在海平线上的一枚熟透的苹果，迟迟不肯落下，把最后一点甜，都酿成了霞光。霞光先是橘红，再是绯红，最后化作一片淡紫，顺着天际线往下淌，淌进海里，把海面染成了一张微醺的脸。

浪花也慢了半步，不再急着拍岸，只轻轻舔着沙滩，像是怕惊扰了这场盛大的告别。椰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地卧着，叶尖还挂着最后一点金光，风一过，便簌簌地响着，荡进人的发间，荡到摊开的书页上，荡进那些举着手机，仰着头不肯眨眼的人的心里。

夕阳先在红树林的梢头上挂了一会儿，把满树的绿镀上一层薄薄的光箔。风从海面吹来，带着咸，带着潮，带着退潮后泥巴的微腥，穿过盘根错节的气根，像穿过一排排竖琴的弦，哗哗作响，像是海在调音。白鹭不请自来，一只，两只，一群……从水面上掠过，翅膀尖沾了霞光，就像蘸了胭脂的笔，在淡紫的天幕上轻轻一点，便是一撇，再一点，便是一捺。它们绕着林子盘旋，然后慢慢地落进枝丫深处，只留一截雪白

的尾羽，在风里轻轻地晃，像没写完的逗号。

栈道被夕阳抹上了暖色，踩上去有轻微的吱呀声，就像踩在旧时光的脊背上。有孩子蹲在浅滩边，手里捏着小铲，挖出一只招潮蟹，蟹举着一只大螯，横着走，走得理直气壮。孩子也不追，看着它钻进泥洞，然后抬头问：“妈妈，它回家了吗？”妈妈没回答，指着林子：“你看，白鹭回家了。”

红树林不说话，只把根往泥里扎得更深些。那些交错的根，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又像写满字的信纸，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潮汐的密语。夕阳一寸一寸往下沉，沉到水面，沉到泥滩，沉到蟹洞的边沿，最后只剩树梢还挂着一抹红。风一过，那抹红也落了，落进海里，碎成满湾的星子。

这便是红树林的黄昏。它不写诗，它本身就是诗里最安静的那一行，根是韵脚，枝是平仄，白鹭是花朵，而退潮的泥滩，是留白，等明天清晨的马达声响起，再把这首诗，再重新读一遍。

暮色四合，湛江海湾东岸的夜，是

从水面上漫过来的。岸上的灯次第亮起。湛江奥体中心的轮廓被一圈圈光带勾勒出来，像一枚被夜色托起的贝壳，通透的幕墙里透出暖黄的光，隐约能听见里面传来的音乐声，混着海风飘到步道上。再往北，湛江文化中心的幕墙亮起渐变的光，从深蓝过渡到浅紫，像一颗悬在海边的明珠，光影在墙面上缓缓流动，把海洋的纹理刻进了建筑的肌理。

湛江海湾大桥是一条悬在水上的光带，车流如织，灯影在桥身上拉出长长的线，像谁用毛笔蘸了金粉，在深蓝的宣纸上拖出一道飞白。桥下的水波被灯光揉碎，碎成满海的星子，随着潮水的呼吸明明灭灭，仿佛整片海都在轻轻眨眼。尤其是军港大道的光带与海湾大桥的光带构成一个完整的灿烂直角，像天际的北斗星系。这满湾的灯火，把整片海湾酿成了一首诗，一幅画，一杯醉人的酒。

赤坎，老城的灯火是温柔的。骑楼的檐角挂着暖黄的灯，光晕落在青石板上，像一层薄薄的蜜。老街的巷口，茶

乡愁的味道

■ 何晨枫

正午，跟着父亲在田里割稻。火辣辣的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烫，我光着膀子，汗水顺着头发肩颈和脊梁沟一直往下流淌。父亲古铜色的皮肤也满是汗水，他的腰杆弯得很低很低，镰刀在稻秆间挥舞，发出“唰唰”的声响。有时候，趁父亲蹲在田埂上“咕噜咕噜”地抽上几口“大碌竹”水烟的休憩间隙，我便溜到田沟里抓一会儿小螃蟹或青蛙玩乐。升初中后，我要到距家16公里的县城上学，从此村里树上的鸟叫声和家里责任田稻花香的味道便成了时光给我留下的暗号……

我忘情地在村边田野间游走。远处的田野，金黄的稻浪在晚风中起伏，蔗地里的甘蔗随风发出低沉的“沙沙”声。蝉声漫过村巷，村里偶尔有一两声狗吠或牛铃声。这些声音仿佛是天地间最深沉的呼吸声。土地庙旁的那几棵熟悉的“虾介籽”树上，鸟鸣声清脆悦耳，像散落的珍珠，在静谧的空气中回荡。

如今，父母亲已先后辞世了，老屋的门槛上，再也没有了他俩的身影，只有那些温暖的回忆，像这暮色中的炊烟，袅袅不散。村西边的小树林上空一缕晚霞，将天边染成醉人的配红，又渐渐转为深邃的紫。我站在

乡味

■ 柯 萝

车子从浅水高速出口下来，心就定了。窗外的景物渐渐眼熟起来，一排排路灯，鉴江岸边的夹竹桃，还有路边摊上歪歪扭扭的“烂镬炒粉”招牌，都像旧相识，隔着车窗向我点头。可这安定里却也还藏着一点焦躁，还有一点迫不及待。这焦躁，不为别的，只为那只白切鸡。

在其他城市，我也常吃白切鸡。馆子里的白切鸡摆盘精致，皮是淡黄的，肉是雪白的，蘸料也齐全，姜葱蓉、沙姜豉油，一样不少。可吃到嘴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那鸡肉软塌塌的，没有筋骨，蘸料也过于精巧，姜葱切得细如发丝，味道却浮在表面。

老家的白切鸡不是这样的。它有一种雄赳赳的气概。那只鸡是大哥的朋友在田里散养了足足200天的“骗鸡”，皮紧肉实，皮下还有一层



白切鸡。蒙海龙 作

薄薄的、金黄色的油。大哥处理它，有一种带着仪式感的郑重。水将开未开，滚着蟹眼泡的时候，就把鸡提着泡进去，三上三下，让滚水灌满鸡腔，再将整只鸡浸入水中。火候一到马上提出来，立刻过凉水。这一热一冷之间，鸡皮便骤然收紧，紧紧绷地裹住肉，亮晶晶的，像上了一层薄釉。

斩鸡的功夫也讲究，得用那把厚重的、磨得锃亮的大菜刀，手起刀落，肉却不散。斩好的鸡块，整整齐齐地码在盘里，皮是黄澄澄的，像秋日暖阳的颜色；肉是玉白的，骨头里还隐隐透着一丝淡淡的红——这并不是没有熟透，而是熟得恰到好处，肉质还带着鲜香的嫩。

最妙的，还是那一碟蘸料。只是一小碟生油，点上几滴酱油，然后撒上一把切得粗粗的沙姜粒和香菜

摊的灯笼晃着，壶嘴冒着白汽，老人们摇着蒲扇，雷州话在风里荡漾，一句半句，都是被岁月嚼过的旧事。金沙湾的楼宇亮起来了，玻璃幕墙把霓虹折成棱片，投在海面上，忽而是一行竖排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忽而是一串横排的“晚安港城夜，灯火阑珊处”。

千年前张九龄笔下那轮照亮无数游子归途的明月，此刻正与满城的霓虹交相辉映。风一过，字便散了，像没寄出的信，落在水底，成了鱼的梦。

霞山，渔港的灯火阑珊。码头的华灯一盏接一盏，顺着岸线铺到水的尽头，像一串被海风吹亮的铜铃。码头泊着的渔船，船头的红灯微晃着，灯影在水面写下个“归”字。古人曾叹“江枫渔火对愁眠”，而湛江湾的渔火，却少了几分羁旅的愜意，多了一分靠岸的安稳。船尾的桨声一响，便把“归”字揉成了“眠”字，连海浪都跟着慢了半拍。渔人码头的夜市也散了，摊主们还在收拾摊具，竹签在灯下闪着微光，插在风里，像一行行没写完的短诗，等待着明天再继续。

夜渐深，灯更亮。潮水缓缓拍打着岸堤，那声音温柔得如同大海的呢喃。月亮越升越高，照亮了整个海面。海水在月光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深邃而神秘的蓝色。此刻，停泊在海湾里的渔船、轮船、渡船、杂货船啦啦地把灯火点燃。海天相接处，华灯、绿水、流云、明月交相辉映。

夜更深了。海面的渔火，岸上的灯光渐次熄灭。很快，船睡去了，船家睡着了，岸上的人也甜在梦里。唯有湛江湾，一直醒着，她将整个月亮含在嘴里，然后，温一壶月光老酒，与整个城市对饮。潮声变得低沉而绵长，岸线等待着潮汐的到来。

夜是起笔，灯是墨，风是手，把两岸的灯火写成一行行没写完的句子；落日 是收笔，把最后一点光，都留在人的眼底；而清晨的渔港，是诗的题眼。

村边的小溪旁，溪水从实业岭学校水库缓缓流下来，清澈见底，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在这片诗意的氛围中，时间仿佛凝固。所有的疲惫与焦虑，这缓缓流淌的小溪流，多像是一道光影的流动啊，滋润着下游的庄稼，丰腴了田园。此刻，我的心被一种久违的宁静填满，那是根植于血脉的眷恋，是对故土最深沉的告白。此刻无需言语，只需静静伫立，让灵魂在此寻得最温暖的依偎。

“向外寻找的仅是风景，向内抵达的才是灵魂。”人至中老年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近年来，我处于赋闲状态，于是“重拾旧欢”执笔写下一些有关人生的经历和感悟的文字，几年下来，竟结集出版了《在浮光里行走》《故乡春色》《父亲的田园》等三本小册子。在回程的路上，车里音响播放的歌曲《梦回故里》的歌词有些婉约凄美：“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幼年的足印。几度山花开，几度潮水平，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他乡山也绿，他乡水也清，难锁我童年一寸心。”是啊，虽然岁月慢慢洗淡了春秋，但没能淡化我心底的乡愁。虽说四时风物自有来去，但我始终还是静静心怀期许。

乡愁是一弯新月

（外一首）

■ 郭怀宽

乡愁是一弯新月
瘦如兰舟
夜夜停泊我的心海
那么轻，这么沉

今夜，瑞云湖是我的
载不动的月色，我行吟的乡音
山青题图，水绿行文
月亮落在封面
弯弯地微笑
一笔一画说着人间柔情

秋水共长天
人家说的时空广阔
换我说，不用望穿秋水
家乡那弯新月
如钩。我是一条抢着上钩的鱼

■ 文秀岭

阳光普照在文秀岭，和我们
一起移动山间的葱郁
太多的瓜果挥动着小喇叭
在呼唤
水库托举着鸭群，起伏于山坡
绿色海洋里的羊群，时隐时现
把心贴近耳鼓，岭上岭下都有自然的回响

木瓜在树上成群结队致辞欢迎
小径牵着山涧送来白云的柔巾
和那些把风饯得来回蹦跳的野果
文秀岭总是那么文静那么秀丽

秋光在果园和牧场读着草木之心
文秀岭的托盘里盛满，鸟鸣羊咩，鱼跃，和果实的甜香
那轮红日把自己挂在枝头不肯挪动
云朵，和我们一样如此流连

在田头打腹稿

（外一首）

■ 野夫

不管春夏秋冬
严寒酷暑
只要往村边田埂一站
那些稻子呀番薯芋头呀
就会争先恐后挤进腹稿

不需要过多构思
一首诗歌
或者一篇乡土散文
就会在我的脑海中站起来

虽然土里土气
但它们都是人间烟火
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从这里洗脚上田
就喜欢这些风味

想家的时候
就斟杯诗歌止渴
饿了就扒几口乡土散文
也能填饱肚子

■ 我不敢写秋

刚写完禾字偏旁
火字还没下笔
秋天
便火急火燎地来到我的身边
让人坐立不安

这是我不敢写秋的缘故
尽管我喜欢秋
喜欢田野里金子一样的颜色

不敢写秋还因为
夏天里我曾打碎过夕阳
虽然过去了几十年
但我总担心
秋后会有小人来算账

很想删掉这个火字
光是我种水稻
然后跳起二郎腿在绿荫下乘凉
等待年底收成